

东安:“手拉手”打通乡村教师成长高速路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吕先云 刘运



东安县舜德学校送培现场。

问题导向,帮扶更精准

8月26日,东安县明德学校校长席丽萍忙碌不休。开学在即,新一轮“手拉手”送培活动即将启动,今年送培哪所学校、送培教师人选、送培主题等还需一一确定。

“送培过程分为问题诊断、示范教学、研磨课课和总结提升4个阶段,其中第一个环节是活动成功的关键。”席丽萍介绍,该校作为城区优质学校,已连续2年开展送培下乡活动,送培经验丰富。每年9月开学,学校将从教师队伍中选出30名左右骨干名师组成送培团队,采取推门听课、座谈交流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调研和问题研判,精准掌握乡村教师工作状态、工作困惑及管理和教学需求。

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高年级语文古诗词主题、英语写作、美术手工……记者在该校以往的送培方案中发现,“手拉

手”送培活动不仅仅聚焦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科学等综合性学科也全部覆盖。教师按不同学科进行分组培训,不同学段还会细分不同的学习小组,确保培训精准有效。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振兴乡村教育刻不容缓。而乡村教育的振兴,关键在加强乡村师资队伍建设和提升乡村教师专业能力。”东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剑表示,为进一步提升东安县乡村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水平,2019年以来,东安县吸收国培宝贵经验,以城乡集团化办学为依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手拉手”送培活动,由城区优质名校牵手乡村薄弱学校,结对帮扶,通过送教活动,实现乡村教师专业快速成长的目标。

手”送培活动不仅仅聚焦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科学等综合性学科也全部覆盖。教师按不同学科进行分组培训,不同学段还会细分不同的学习小组,确保培训精准有效。

“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很多,又各具特性,除了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外,还有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等。”东安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宋和明告诉记者,针对这种情况,“手拉手”送培项目还需涉及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通过培训需求调研,乡村薄弱学校需要什么,优质校就送培什么,真正实现对症下药、精准帮扶。

聚焦课堂,研磨更精细

“经调研,东安县共有49所乡村学校,教师2216人,其中特岗教师和新进教师占比达63%,缺乏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不高是他们亟需解决的难题。”宋和明表示,因此,在培训过程中,教师们始终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把研课、磨课作为关键和重点。

“板书不美观、讲课重点不突出、课导入不精准、时间把控不到位……”回

想第一次研课现场培训教师给自己的评价,鹿马桥镇中心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潘艳玲仍十分感慨,“当时刚从教1年,对教学设计和课堂目标的把握一直模糊不清,送教教师的指导为我指明了方向。”

每月固定时间,培训团队通过集中讨论、网络研修、交流评课等方式,对相应教师进行现场指导。经过“个人自磨”“指导研磨”“小组互磨”“集中研磨”四个阶段,在专家的指导下,潘艳玲的“原始课”逐渐进化为“合格课”“优质课”和“精品课”,在最终展示环节获得专家团队的一致认可,被评为2020年度“手拉手”送培活动的“优秀学员”。

“‘手拉手’送培,对乡村边远学校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会,城区优质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制、模仿、借鉴、创新的条件,从而整体提高乡村学校教师的教学及班级管理。”鹿马桥镇中心小学校长杜申荣深刻体会到“手拉手”帮扶带给学校的变化,该校去年有29名教师参与培训,通过上公开课,教师们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提升了教学能力,上课的氛围变好了,学生学起来也更积

极主动。

多元考核,评价更全面

学习状态、出勤率、参与培训等活动等情况占比40%,课程作业任务完成质量占比40%,总结与反思占20%……在东安县舜德学校制定的学员手册上,记者了解到,此次培训活动采取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等方式,对学员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

“在考核过程中,每一个评价项目均设定了相应的分数,评价标准清晰明确。”舜德学校校长蒋旭玲表示,在送培项目考核中,不仅需要考察教师的教研笔记,还将组织现场展示汇报和现场考评,三者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价。“参考核更注重过程评价,这样更加全面、客观,确保公平公正,也更令人信服。”

记者了解到,为鼓励学员积极参与培训,展示培训成果,提炼培训的特色,不同学校还依据实际情况适时设立单项奖,用于奖励培训期间参与教研教改、课余活动、班级管理等各项工作和活动且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

网红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郭青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其中10岁以下、10至19岁网民占网民总数分别为3.1%、13.5%,约1.66亿。人、物、城市、产品通过互联网的视觉化传播“一夜走红”屡见不鲜,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独有的“网红现象”,这种裹挟着高度的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借助互联网扁平化传播充斥着当下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应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与警惕。

一、“网红”的内涵

“网红”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文字时代”论坛、贴吧版主因大批粉丝的喜爱而成为中国第一代“网红”,图像时代催生了第二代“网红”;2015年,随着网速的提升和硬件终端的升级,高清影像、直播、短视频催生了第三代“网红”形态。各方学界认为当下的“网红”是视像时代、粉丝时代、自媒体时代、狂欢时代、话语时代、商业时代合力造就和共生衍创的产物。[1]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需求”的人,而且“需求”是有特定性的,这些需求反映特定的社会和心理起源;受众基于特定的需求而接触和使用媒介从而满足自身需求。网红文化恰好满足了当代人自我表达、自由互动、全民参与、集体狂欢和娱乐至上的心理需求。

二、网红文化对青少年的正面影响

互联网扁平化的传播方式使得青少

年可以轻易获取信息,追寻自己喜爱的人和事物,表达真实的自我,打破时空限制与有相同志趣的人进行交流,张扬自我个性。网红文化中也不乏充满正能量的人和事物,从弘扬中国传统乡村美食文化的李子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到故宫博物院的网红文创、革命历史题材《觉醒年代》“网红剧”,这些正能量的网红文化所输出的知识、理念、价值观给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引领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丰富了青少年的文化生活。

三、网红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网红是一个新经济物种,是当代资本生态的样本,亦可能是未来商业模式的切换,亦可能是核心价值观消解的涤荡剂。《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络红人数量持续增长,其中粉丝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头部网红增长达到了23%。利益驱动下的网红致力于将粉丝关注的流量通过电商、广告、直播带货等方式变现。网红们抓住青少年的猎奇心理和对时尚潮流的追捧,言语低俗、举止轻浮,通过光鲜亮丽、虚伪谄媚的表演,捏造“珠光宝气、豪车豪宅、前呼后拥”的生活假象,将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扭曲价值观灌输给青少年,极易诱导青少年形成消费无度、贪图享乐、不劳而获的价值取向。

网红极具情绪煽动力的主观表达迎

合了青少年受众的情绪需求。

部分网红为博眼球不惜扭曲是非曲直。某未成年网红在直播中宣传当未成年妈妈的感受,备受青少年的关注。青少年若长时间沉浸于没有底线的内容和虚幻的猎奇当中,为满足自身的审丑、刺激、偷窥、臆想的心理需求,极易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动摇理想信念,淡薄社会意识。

青少年容易盲从和模仿他人。徐州某公园里几名少年因模仿网红短视频里的“晃船”桥段而全部落水,其中一名14岁少年因抢救无效死亡,诸如此类青少年模仿搞怪搞笑、惊险刺激的网红视频内容而造成伤亡的案例屡见不鲜,为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对策建议

1. 价值监管,善用技术

政府和监管部门对平台的监管要完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严禁传播暴力、色情、刺激等内容,着力推进对账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网络平台是内容监管的第一主体责任人,自身也要进行价值评估和价值反思,自觉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的平台推荐算法机制,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平台内容进行研判和筛选,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2. 文化引领,有机融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为网红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养分。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兴

起了“博物馆热”,通过网红短视频的传播,让各地博物馆成为了“网红打卡”的热门地点,也带火了文创产品的销售;汉服文化也通过网红视频的传播激发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升了审美素养,支撑起了汉服文化背后的产业链。优质文化与网红商业逻辑应进行主动地有机融合,引领当代青少年认同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3. 家校共育,互联互通

学校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体,将思政融入课堂,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通过课内外活动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父母不应只关注分数,而应多关注孩子的生活与思想动态,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沟通;父母自身也应远离不良的网红文化,多陪伴孩子欣赏和体验生活中的真善美。家庭与学校之间要建立起互联互通的长效机制,随时掌握孩子的心理动态。

少年强则中国强,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网红时代青少年的价值观的构建与引领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1]敖成兵.多元时代共生衍创背景下的“网红”现象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6(11):5.

(本文是2019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网红城市的形象构建和传播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9C0320)